

## 從「主題—評論」觀點 分析古典詩篇章結構

吳瑾璋\*

### 摘要

本文從「主題—評論」觀點分析古典詩的篇章結構。「主題—評論」的分析觀點在口語、詩歌的篇章結構皆有重要的作用。透過主題與評論可以統領句群，進而組成有層次的篇章結構。古典詩創作講究用韻和諧與用字精鍊，並要結構完整，始能言短情長。主題本不限於動詞之相關論元，因此移前作為主題的成分，點出與詩旨相關訊息，也因對仗而有對比效果；主題串的運用和省略在篇章中有連貫的功能；古典詩中重字的使用作為主題或評論者，則有聯繫前後的功能；古典詩除了詩人為大主題外，還有不同層次、不同內涵的次主題或主題串，皆有其不同的作用，因此，透過「主題—評論」的觀點分布，結合音韻策略用字句式等，更能掌握全詩之篇章結構。

關鍵詞：主題—評論、古典詩、頂真、篇章結構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 **An Analysis on the Text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pic-Comment**

Wu Chin-W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ext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in the topic-comment framework. Topic refers to the old information, and comment refers to the new information. Several sentences are governed by the same topic in a paraphrase. The topics are most frequently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oetic lines. In the classical poems, both the sub/object and time/location nouns could pair up with topics to have a contrastive meaning. There are several strategies to analyze the text structures of the poems: the identical phonological rime structures in every other lines; the topic chain occurred in the following lines; and through the same words/phrases occurred in different lines to concatenate the paraphrases.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topics and comments, the hierarchical text structures of the poems could be analyzed better.

**Keywords: Topic-comment, Chinese Classical Poem, Dingzhen, Text Structure**

# 從「主題—評論」觀點 分析古典詩篇章結構

吳瑾璋

## 一、前言

歷代膾炙人口的中國古典詩不僅注重節律編制，使聲韻節律押韻配合得宜；也注重通篇詩句文義情感是否照應詩旨，俾使詩歌層次清晰貫通而情感跌宕多姿。故至今，可以從聲韻節律、語法修辭、段落篇章等角度分析這些情文並茂結構完整的美麗詩篇。本文從「主題—評論」(topic-comment)觀點來分析古典詩的篇章結構。<sup>1</sup>漢語語言機制裡，「主題—評論」是顯著特性之一。<sup>2</sup>「主題—評論」的觀點不僅可以分析單句的訊息分布，更可以分析多句組成的段落訊息分布。口語對話、散文、詩歌是因為前後訊息因著某一話題而形成有相聯關係的語言結構。<sup>3</sup>從訊息結構來看，一組句子、一段對話、一個篇章等，大都遵從已知舊信息到未知新信息的分布，推進行成因某一話題有相聯關係的完整結構。在曹逢甫<sup>4</sup>的研究中，認為「主題訊息及交談功能」和「詩意之連貫與傳達」具有密切關係，從「主題—評論」觀點分析古典詩中對比、連貫、頂真等修辭手法，以顯出全篇訊息的結構和蘊含的豐沛情感，如李白〈靜夜思〉<sup>5</sup>中，大主題是詩人自己，而「牀前、明月、光」是陸續出現的次

1 有關「主題—評論」(topic-comment)此術語之翻譯，曹逢甫、屈承熹、湯廷池等學者有不同的翻譯，或譯為「主題—述評」，或譯為「話題—評論」等，筆者為求一致性，文中乃使用「主題—評論」之譯。

2 周法高：〈我對於中國語法學的一點心得〉，《東海中文學報》7（1987），頁 1-7。其文中主張不僅現代漢語是「主題—評論」顯著的語言，古漢語語法使用也有如此特性。

3 李子瑄、曹逢甫：《漢語語言學》（臺北：正中書局，2009），頁 293-295。

4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頁 35-96。

5 李白〈靜夜思〉：「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

主題；「明月」一詞出現二次，前一次是主題，後一次是評論，與「故鄉」形成對比，最後以「舉頭、低頭」對比動作將一步一步顯露的思念感情推至最高點。

中國古典詩創作時注重音律，也講求對偶對仗，以增添詩篇訊息的豐富度，也深化詩篇情感的強度，無論詩篇的長短如何，仍然需要透過文意連貫之策略傳達出一致之主旨。在主題學的觀點中<sup>6</sup>，抒情詩詞之意象和詩語很重要，意象提供畫面，還有潛藏的意義及觸發情感的功能。而從「主題—評論」觀點去觀察詩篇中主題的出現類型，引導出畫面及意象，因而呈現詩篇的主旨。中國古典詩中，有時候大主題是詩人自己，卻省略成為隱藏的第三者，而與詩中次主題互動，使傳達的訊息更豐富，表現方式更多元，情感也更委婉而豐沛，詩人也可由此展現出不同的語言創作風格。如孟浩然〈春曉〉詩<sup>7</sup>中，大主題是詩人自己，次主題分別是「春、夜、花」等呈現詩人聽到看到感受到的畫面和情景，評論部分是「春曉、鳥啼、風雨、花落多少」等一步一步呈現，最後的「不知花落」呼應起始的「不覺」說明詩人的愁怨哀情。

本文第一部分說明本文研究主題。第二部分介紹「主題—評論」的分析觀點及相關研究；接續部分則是以「主題—評論」觀點架構來分析古典詩的結構，以爬梳全篇詩如何凸顯主旨和情感；最後為結語。

## 二、「主題—評論」觀點分析

### (一)「主題—評論」觀點說明

「主題—評論」是語用學分析的觀點，結合了舊訊息的主題與新訊息的評論等

---

集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頁 299-300。

<sup>6</sup> 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主題學理論與實踐：抽象與想像力的衍化》(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1)，頁 229-256。

<sup>7</sup> 孟浩然〈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114-117。

單位之鋪排與串聯，勾勒詩篇整體創作的結構。

### 1. 「主題」的語用特性

首先說明漢語「主題」<sup>8</sup>的特性，並舉古典詩句中的主題為例作說明。「主題」的指稱範圍通常是有定的，是聽與說雙方皆知曉的指涉，而所謂「評論」是跟該主題指稱範圍相關的才有意義。如（1）陳玉蘭〈寄夫〉一詩。

（1）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憂夫。  
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sup>9</sup>

從句法結構來看，（1）詩的第一、第二句分別由二個主調式小句組成，「夫、妾」分別是第一句中小句的主語，也是主題，所指稱的就是所思念的那特別的一位；「邊關、吳」是謂語部分，也是評論，夫與妾在不同的地點，開啟了思念的起因。第二句重字「妾」既是評論，也是主題，而第一句主題「夫」到了第二句則作評論，因為戍守邊關的夫君是思念詩旨聚焦所在。第二句主題「西風」承接第一句點明秋季到來要寄衣給夫君的緣由，「夫」字在第一聯一頭一尾形成巧妙連環句。

再看（1）詩第三句，從句法結構看是片語結構；從主題—評論觀點來看，思念夫君的妾是該句主題，但省略了，轉以次主題「一行書信千行淚」來表現濃濃思念夫君之情。此句的轉折是藉由次主題展現，畫面鏡頭由夫與妾轉到一行書信和千行的淚水。這句「一行」與「千行」對比強烈，其感情強烈而複雜。第四句的句法組成是前為直述句，後為問句，而次主題分別為「寒、衣」，「寒」主題呼應第二句主題「西風」，用直述句是表達確定已然發生的現象；然而「衣」主題何時會到卻是無法確定的，最後不確定的問句表達妾心中的思念與焦慮。「寒衣」一詞巧妙拆卸成兩

<sup>8</sup> 以下幾位學者皆提到漢語「主題」和「主語」在句中位置和功能的重疊。見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50-55。鄭綮、曹逢甫：《華語句法新論下》（臺北：正中書局，2012），頁 26-39。屈承熹：《漢語認知功能語法》（臺北：文鶴出版公司，1999）。蔡英俊：〈「詩」與「藝」——中西詩學議題析論〉，收入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上——一個現代學術思潮的論文選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頁 131-188。

<sup>9</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1659-1660。

個主題，回應上聯之「西風、妾憂」。

由上述說明可知語用的「主題」與句法的「主語」可能會重疊，常常出現在句首的名詞組既是主語，也會是主題，例如在（1）詩「夫、妾」是各句的主語，也是該句的主題，這是主題與主語合一。然而，出現在句首的名詞組不盡然是主語，而是主題，如（1）詩中的「一行書信」，又如李白〈贈孟浩然〉「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在句首的「紅顏、白首」並非該句的主語，而是該句的次主題，真正的主題省略了，是指詩人孟浩然。

再者，「主題」不限於句中的主語或謂語，詩句中其他名詞組也可能成為主題，如上文「紅顏、白首」在句首作主題，有對照對比功能。<sup>10</sup>如杜甫〈秋興八首〉「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sup>11</sup>二句，應該是「鸚鵡啄香稻餘粒，鳳凰棲碧梧老枝」的詞序，詩人將修飾語「香稻、碧梧」提前至句首成為主題<sup>12</sup>，「香稻、碧梧」有季節秋天的色彩，有聯想畫面的修飾功能，這是原主語「鸚鵡、鳳凰」二名詞組無法表現的。

一般而言，一個句子一個主語。然而一詩句中可以出現兩個以上的主題，如杜甫〈秋興八首〉「瞿塘峽口曲江頭」，前四字與後三字形成二個名詞組，二者皆為主題；杜甫〈秋興八首〉「昆吾御宿自逶迤」等句，「昆吾、御宿」二地名皆作主題；杜甫〈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sup>13</sup>一句中，由三個主謂式小句組成，這三者名詞性

<sup>10</sup> 曹逢甫、湯廷池、屈承熹等學者也提及漢語的主題，具名詞性、出現在句首、有指涉性、與動詞之間無主動或動賓關係。例如今天早上我到臺北；昨天他不舒服；為了你他吃了很多苦。前述諸句畫有底線的詞組皆可以作主題。

<sup>11</sup> 本文中杜甫詩文均對照楊倫注：《杜詩鏡詮》（臺北：中華書局，1973）；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sup>12</sup> 一般認為詩人杜甫不會任意調動詞序，從平仄音韻解釋並不清楚，「鸚鵡、香稻」「鳳凰、碧梧」二組詞語的平仄其實相同，對調詞序在平仄音韻上並無差異。從句法角度解釋也有實際的困難，因為「香稻、碧梧」是修飾功能的定語，不能任意移動，但從主題觀點分析是可以接受的解釋。見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85-88。黃永武提及杜詩此二倒裝句的討論，認為「香、碧」是詩眼，提至句首增強效果。見黃氏著：《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頁 50。另見周世箴：〈語言學理論是否能用於文學研究？——從語言「常規」與「變異」的互動說起〉，《東海中文學報》11（1991），頁 73-90。李添富：〈訓詁學與文學鑑賞〉，《東海中文學報》23（2011），頁 175-196。

<sup>13</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 434-435。曹逢甫：《從語

小句皆是主題，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描述高遠蕭颯的場景。而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中「千山、鳥」與相對應的「萬徑、人」則是連續的主題<sup>14</sup>，「千山、萬徑」的地點，是靜態場景；「鳥、人」是小句的主語，也是有生命的主題，與自然景之主題共同營造出冷寂的畫面。句法的主語或賓語，移動或省略都有限制，而語用的主題可以是時間處所等名詞組，甚至是修飾詞組，故應用主題觀點來分析古典詩，實可提供不同角度的詮釋。

## 2. 「主題」與詩歌節奏

古典詩句「主題」與詩歌節奏有密切相關。就詩歌節奏而言，可以分為音韻節奏和意義節奏，此二者可能不一定相符。<sup>15</sup>也就是說，語法詞彙的停頓分割處可能會與音韻節奏交錯。如上文提及杜甫〈秋興八首〉「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二句是調整詞序合於前四後三音韻節奏，而其語法意義節奏是「鸚鵡啄香稻餘粒，鳳凰棲碧梧老枝」，則是前三後四，就產生交錯。一般而言，五言詩句的意義節奏與音韻節奏均以前二後三為普遍常見類型，七言詩句則以前四後三為普遍常見類型。詩句之主題出現位置所形成的停頓常與音韻節奏相符合。<sup>16</sup>如（2）中詩句之說明。

### （2）

#### a. 王維〈山居秋暝〉：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

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92-95。

<sup>14</sup> 從王力、趙元任到曹逢甫、湯廷池、屈承熹等學者對漢語「主題」的定義並不完全一致，綜合歸納「主題」的特性，如漢語的主題，具名詞性、出現在句首、有指涉性、與動詞之間無主動或動賓關係。曹逢甫提出主題衍生律是（句子）→主題（一）+（句子），（句子）→主題（二）+（句子），故一個句子可能有多個不同層次的主題。如他籃球打得很好／籃球他打得很好，前句中，「他」是大主題，「籃球」是次主題，可能因著語用需要改變重要性。另外，大主題、次主題都可以出現在比較句如，他為了你比為了我吃了更多苦；或是「連」字句比較句如，他連數學習題也做完了。

<sup>15</sup> 王力：《漢語詩律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頁 230-233、252-253。此書中提及詩歌的音韻節奏和意義節奏不一定相符。

<sup>16</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58-63。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頁 163-170。魏仲佑：〈近體詩律之一端〉，《東海中文學報》10（1992），頁 39-50。李立信：〈古風之用韻與調律〉，《東海中文學報》2（1981），頁 55-66。方師鐸：〈絕句多元說〉，《東海中文學報》9（1990），頁 1-14。

- b. 杜甫〈散愁〉：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c. 王維〈淇上田園即事〉：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  
 d. 王維〈觀獵〉：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e. 劉長卿〈送靈澈詩〉：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  
 f. 王維〈送孫二〉：書生鄒魯客，才子洛陽人  
 g. 杜甫〈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

(2a)<sup>17</sup>組是雙主題詩句，兩句的主語「明月、清泉」是大主題，而「松間、石上」是處所詞<sup>18</sup>提前作次主題，如此一來，不僅符合二三式音韻節奏，句末以動詞收尾，可以延長景致畫面的聯想。(2b,c) 詩句是屬於主謂句式，各句前二字為主語也為主題，合乎前二後三的音韻節奏。(2d) 的詩句是四個主謂小句組成，前二字「草枯、雪盡」作為主題，符合前二後三節奏。(2e)<sup>19</sup>中詩句前二字為疊詞「蒼蒼、杳杳」，本是修飾語提前作為主題，使讀者能先以感官接收信息—看見美麗的景色，也聽見竹林寺之鐘聲。「竹林寺、鐘聲晚」是評論，說明地點和時間。從主題—評論觀點來分析這組詩句，也符合前二後三節奏。(2f) 二詩句分別由四個名詞組組成，前二字名詞作為主題，符合前二後三節奏。(2g) 組詩句句法意義應該是「風折筍垂綠，雨肥梅綻紅」的倒裝變化，也就是「風、雨」本為主語。若以主題—評論觀點來看，前二字「綠垂、紅綻」提前作主題，先予人鮮明對比的視覺感受，而「風折筍、雨肥梅」置於句後作評論焦點。如此調整之後，顏色鮮明互相配搭主題鮮活眼前，又符合二三式音韻節奏<sup>20</sup>，實是詩人創作高妙之處。

### (3)

<sup>17</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300-301。

<sup>18</sup> 一詩句中若有雙主題者，分別以實線及波浪線標注。

<sup>19</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44。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550-551。

<sup>20</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61-65。提到下列詩句從句法或主題觀點都不是屬於二三式節奏：

李頎〈籬筍〉：色因林向背，行築地高卑

王維〈慕容承攜素饌見過〉：門看五柳識，年算六身知

杜甫〈螢火〉：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

杜甫〈佐還山後寄〉：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杜甫〈月夜憶兄弟〉：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 a. 杜甫〈江漢〉：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 b. 王維〈故南陽夫人樊氏輓歌〉：淑女詩長在，夫人德長存
- c. 王維〈送友人南歸〉：鄖國稻苗秀，楚人菰朱肥

有時詩句之音韻節奏與意義節奏看似有交錯現象，一般詩歌以音韻節奏為優先，因此詩人可能因為音韻節奏而調整詞彙次序。然而，若從主題—評論觀點來分析，可以發現主題出現或分布位置符合音韻節奏，便無需從調整詞序角度來解釋。如(3a)組詩句中前三字是偏正結構短語，前二字作修飾語，分別限制主要語「天、月」，意義節奏上是前三後二；然以主題—評論觀點分析，前三字為二個層次主題，前二字修飾語是主題，第三字也是主題，如此也是符合前二後三音韻節奏。(3b)組詩句可以分析為雙主題單句，分別是「淑女、詩」、「夫人、德」，因此符合二三音韻節奏。(3c)組詩句從意義節奏看來是前四後一，但若從雙主題單句觀點來看，分別是「鄖國、稻苗」、「楚人、菰朱」，符合二三式音韻節奏。(3a-c)組詩句在意義節奏和音韻節奏並不一致，然從主題觀點來分析，無須調整詞之次序，不會影響詩旨理解，也符合二三式音韻吟唱節奏。

(4)

- a. 王維〈山居即事〉：鶴巢松樹遍，人訪華門稀
- b. 元稹〈遣行〉：尋覓詩章在，思量歲月驚
- c. 杜甫〈覆舟〉：姪女臨波日，神光照夜年
- d. 杜甫〈西山〉：辯士安鞭策，元戎決勝威

(4a)組詩句的詞序應該是「鶴遍巢松樹，人稀訪華門」，主語是「鶴、人」，述語是「遍巢、稀訪」，賓語是「松樹、華門」。然從主題觀點分析，「鶴巢、人訪」作主題，「松樹、華門」為次主題，從雙主題觀點分析就符合二三式節奏。為了符合音韻節奏而調整詞序，令兩個修飾語「遍、稀」移至句尾為評論，形成強烈對比效果的場景。(4b)組詩句主語，是詩人自己，也是省略大主題。其詩句意義是「詩人尋覓詩章而詩章仍在，詩人思量歲月而詩人驚」，出句的「詩章」既是「尋覓」的賓語，也是「在」的主語；對句前四字「歲月」是賓語，「驚」的主語為詩人自己，這兩句意義節奏是前四後一，仍符合二三式音韻節奏。(4c,d)組詩句中，前四字是主

述賓式的小句，用以修飾末字「策、威」，而首二字是主題，因此符合二三式音韻節奏。接著介紹七言詩句的主題性質與音韻節奏。<sup>21</sup>

## (5)

- a. 韋應物〈滁州西澗〉：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 b. 李商隱〈無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 c. 高適〈送李少府貶峽中〉：青楓江上秋帆遠，白帝城邊古木疏
- d. 王昌齡〈閨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
- e. 杜甫〈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 f. 杜甫〈閣夜〉：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 g. 杜甫〈宿府〉：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看誰
- h. 賈島〈送胡道士〉：忽從城裡攜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
- i. 杜甫〈見螢火〉：忽驚屋裡琴書冷，復亂檐邊星宿稀

上文提及七言詩句以分成「上四下三」為常見類型，前文提及杜甫詩句「瞿塘峽口曲江頭」、「昆吾御宿自逶迤」、「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等，都是前四後三停頓，其意義節奏與音韻節奏相合。而「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則是巧妙調動詞序後，就符合了前四後三的音韻節奏。(5a)組詩句<sup>22</sup>大主題詩人自己省略，前二字「春潮、野渡」是重要次主題，分別表現詩人眼中看到以及感受到的，而後三字小句「晚來急、舟自橫」作為評論，顯出全詩的情景與氛圍。(5b)<sup>23</sup>與(5a)結構近似，而(5c)前四字以地點名詞提前作主題，符合前四後三節奏。

(5d)<sup>24</sup>和(5e)二組詩句的結構相當近似，出句前四字為該句主語，從主題觀點看則可分為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地點處所名詞提前作主題，為要引出主角的空間移動與心情變化。出句的次主題「少婦」、「野老」成為對句的主題，但省略不提。這二首詩句恰好都有以「春日」為主題，點明時節是春天，對全詩的情景營造有重要的作用，詩句主角皆因春日美景反愁思加重。這幾組詩句前四後三的停頓，其意

<sup>21</sup> (5a-i)等組詩句見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66-71。

<sup>22</sup> 方師鐸：〈絕句多元說〉，頁1-14。文中提及曹丕〈燕歌行〉句句押韻，而且每一句皆是前四後三的節奏。

<sup>23</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499-503。

<sup>24</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40。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601-603。

義節奏與音韻節奏相吻合。

曹逢甫認為(5f)<sup>25</sup>組詩句是三層次主題的單句，分別是大主題「五更、三峽」，次主題「鼓角、星河」，三主題「聲、影」，在次主題與三主題之間停頓符合四三式音韻節奏。若從意義節奏來看，「鼓角聲、星河影」的前二字是修飾語，不宜停頓，但從主題觀點來看，停頓並無不可。(5g)<sup>26</sup>組詩句看來似乎是五二式意義節奏；從主題觀點分析，前五字含雙主題，分別是「永夜、角聲」與「中天、月色」，「悲、好」是評論；如此一來，雙主題後停頓並無不妥，符合四三式音韻節奏。至於(5h,i)二組詩句，大主題都是詩人自己，但都省略。(5h)組中，第五字是動詞「攜、寄」，之前四字為詞組，說明移動的方向，是屬於四三式節奏。(5i)組詩句「忽驚、復亂」為述語，其省略大主題是詩人自己；後五字中由「屋裡、琴書」與「檐邊、星宿」為連續雙主題，在雙主題之間「屋裡檐邊」、「琴書星宿」停頓，因而形成四三式音韻節奏<sup>27</sup>，與意義節奏仍舊吻合。

至此，可以發現從句法語義角度來分析詩句的意義節奏，或許會有與音韻節奏相左的情況，但是從「主題—評論」概念來分析，停頓的位置可以是主題與主題之間，或是主題與評論之間，以致仍然可以與音韻節奏相吻合。從主題觀點來分析，可以省去許多是否為倒裝句式的疑慮<sup>28</sup>，非主語或非賓語的名詞組提前是為了鋪陳新舊訊息，先點明時節或地點，引出時空的變化或主角在時空的移動，因而表現出詩文豐富情意。又在古典詩中，有時候主題可以省略，使詩文在委婉情感表現上，可以達到意在言外的特殊效果。

### 3. 「主題」串聯與省略

上文提及主題常常與出現在句首的主語重疊，主語以外的時間地點名詞組，或

<sup>25</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442-444。

<sup>26</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439-442。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252-253。

<sup>27</sup> (5h,i) 是曹逢甫提出討論的詩句，從主題觀點區分仍然符合前四後三節奏。見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66-68。其他組詩句則是筆者所提出的分析與說明。

<sup>28</sup>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255-256、482。王力舉列若干古典詩句運用倒裝法之原因，其中之一是為了合乎音韻平仄詩律要求，至於其他倒裝是詩人妙手偶得。筆者以為目的語並非句法觀念術語，然若從主題觀點來看，即是地點目的詞語移前作主題的應用，亦能體會作者之用心。

是修飾定語等也可以提前作為主題，先行點明詩歌的情境等；又從主題觀點來分析古典詩也可以配合音韻節奏。所謂主題省略在古典詩中有相當特別的作用。<sup>29</sup>在古典詩中，大主題常常是詩人自己，卻隱藏成旁觀第三者。如（5a,h,i）句中，大主題是詩人自己，可能隱藏成為讀者的眼睛觀看整個過程。除此之外，主題的涵蓋面可能不限於一個句子，也就是說，主題是語段概念，可以將語義範圍擴大到數個句子上。<sup>30</sup>主題串可能出現在連續的詩句中，如杜甫〈石壕吏〉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中「三男、一男、二男」是主題串。如（6a）詩中「月、鳥、霜；江楓、漁火」在句中是一主題串，點明夜半時間、霜楓秋季以及黑暗中有明月、漁火點綴的景致與氛圍；「霜滿天、對愁眠」是評論，是省略的詩人自己孤獨愁緒，在寒冷深夜中更深更重。又如（6b）詩中「細草、微風岸、危檣、夜、獨舟、星、月」等主題串，形成一幅優美壯闊景象，大主題是隱藏的詩人自己，在面對壯闊景象時，而理出飄飄天地一沙鷗的人生思維與命定。如（6c）詩旨就是相思，和（6a）相當類似，詩人自己是大主題，隱藏成客觀第三者，勸人採擷相思紅豆。次主題是「紅豆」，物體不大但顏色鮮明，在第二、三句也省略。第二句次主題「春」，是點明花開長紅豆的美麗季節，然也是思念苦愁的季節。第三句轉為祈使句式，勸人採擷最能象徵相思的紅豆，用代詞「此物」來替代紅豆。藉著告訴別人採擷紅豆可以讓人睹物思情，本是無定指的任何一顆紅豆，一旦採擷送人之後，「此物」就變得定指的某顆紅豆，也就是詩人委婉表達內心最深的思念。<sup>31</sup>無論是主題省略，或是大主題詩人自己隱藏，透過同一主題的聯繫仍可將詩旨展現出來。

<sup>29</sup>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257-263。王力從句法觀點以及詩律要求來看古典詩中的省略，也就是因為平仄或字數限制省略虛詞。一般而言，詩歌是精鍊的語言應用，省略語法功能虛詞是常見現象。而從主題觀點來看省略，同一段落主題方能省略，在古典詩裡還有意在言外婉轉達義的功能。

<sup>30</sup> 曹逢甫著，謝天蔚譯：《主題在漢語中的功能研究——邁向語段分析的第一步》（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5），頁 39-40。鄭縈、曹逢甫：《華語句法新論下》，頁 26-28。徐糾糾：《現代漢語語篇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312-316。指出主題串的形式可能是零指形式，如〈陌上桑〉「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繫，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繡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羅敷」為主題，接下來的詩句都是描寫相同的主題羅敷，都省略不提。「青絲、桂枝、頭、耳、繡綺」等是各句的次主題。

<sup>31</sup>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頁 55-56。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16、28。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532-534。

(6)

a. 張繼〈楓橋夜泊〉<sup>32</sup>：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b. 杜甫〈旅夜書懷〉<sup>33</sup>：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c. 王維〈相思〉：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勸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主題—評論」本是屬於語用功能概念。<sup>34</sup>簡要而言，主題通常和主語有一致性，與主語之間的關係密切，與述語、謂語之間的關係就鬆散多了；主題通常是有定的，是對話段落注意中心，也是接續語境指稱的主體，不盡然是句子主要動詞的論元之一，說話者有相當大的自由選擇充當主題的名詞短語。主題表示交談共同的主題，評論則是針對該主題的陳述或解釋。而從「主題—評論」觀點來分析古典詩中的主題應用，會發現從主題成分分析可以不必受困於句法上是否倒裝，藉由將表明詩篇相關時間、地點、情境等的詞語單位提前作為主題，可有提示作用。主題所表示的是舊訊息，因此可以省略不再出現，但主題仍然可以使前後語言單位連接起來，其各句各詞語之語義也聯繫詩旨。在古典詩創作上，用字精鍊尤為重要，在有限的字數限制下，少用虛詞和活用轉化實詞都在落實用字精鍊的要求，主題串的運用和省略，符合詩歌創作的重要精神。另外，古典詩不論篇幅大小，中心主旨總是不變，詩句中的主題或為詩人自己隱藏為旁觀見證者，或可能是客觀第三人，在情感表達上更加委婉曲折，感人更深。

## (二)「主題—評論」觀點分析古典詩篇章結構

<sup>32</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294-296。

<sup>33</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143、163。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616-618。

<sup>34</sup> 鄭綮、曹逢甫：《華語句法新論下》，頁 28-30。

前文提及「主題」常代表舊的、已知的信息，「評論」則是傳達新的重要訊息。一般而言，都是已知舊訊息在前，未知新訊息在後<sup>35</sup>的結構。無論是散文或詩歌，都有其連句成節、連節成段、連段成篇的篇章結構組織。如上文所言，每一首詩有其詩旨，詞語句式之邏輯鋪排都與主旨相聯。<sup>36</sup>近體詩無論是絕句、律詩、排律除了依詩旨銜接連貫，也會呈現起承轉合之篇章結構。有些類似的篇章結構甚至會在套組詩篇反覆出現。如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組詩。<sup>37</sup>上文提及同一詩句不限一個主題，可以有主題串；主題串的主題還可以分層次；主題可以全篇隱藏，也可以在某階段出現。無論篇幅長短，段落之間有聯繫與銜接令詩旨一脈相承，始為有意義的篇章結構。以下經由「主題—評論」成分的鋪排來分析古典詩之篇章結構。

### 1. 篇章結構：主題評論與頂真應用

近體詩有字數句數之限制，儘管律、絕各限八句及四句，仍有其精心鋪排「起承轉合」的篇章結構。<sup>38</sup>如上文（6a）張繼〈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此二句相承發展出「月、烏、霜；江楓、漁火」的主題串，共同形成愁思的氛圍。又如（6b）王維〈相思〉，首句主題「紅豆」出現後，第二句承該主題發展。該主題在第二、三句皆省略，末句以代詞「此物」回扣前主題。在古典詩主題的位置或鋪排是分析篇章結構的關鍵所要。另外，近體詩律有避字禁忌，要避免同

<sup>35</sup> 湯廷池：〈主語與主題的劃分〉，《國語語法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73-80。湯廷池：〈語言分析的目標與方法〉，《國語語法研究論集》，頁 85-108。徐糾糾：《現代漢語語篇語言學》，頁 431。指出訊息結構是由新信息和舊信息組成的推進結構，就是指前句的新信息成為後句的舊訊息的過程。與上文相連聽說雙方皆知的訊息為舊訊息，而訊息單位不盡然與語法單位一致。

<sup>36</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95。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臺北：萬卷樓，2005），頁 4-9。徐糾糾：《現代漢語語篇語言學》，頁 431。

<sup>37</sup>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頁 129-151。提到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組詩的特色是語言樸質，但是修辭技巧卻獨樹一格，除了韻律押韻手法相同，七首都是前六句一韻，末二句一韻；又有一句「嗚呼一歌兮、嗚呼二歌兮、嗚呼三歌兮」等特別引人注目。而還有一特別之處是前四首之首句形式，以詞之重疊結構出現，「有客有客、長鑱長鑱、有弟有弟、有妹有妹」等。筆者以為該組形式亦可從主題—評論觀點，也就是主題重複形成雙主題，而有反覆吟唱的效果。

<sup>38</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1-8。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頁 120-138。

一首詩中相同的韻腳字<sup>39</sup>；但是一聯詩句之出句與對句可用重字，為了詩義之聯繫或詩旨之呈現而鋪排相同字詞，也就是「頂真」修辭手法。<sup>40</sup>如上文(1)詩「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一詩共二十八字中重字有「夫、妾、行、到」等四字，其中「夫、妾」或為主題，或為評論，巧妙連繫全詩。李商隱〈天涯〉「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詩人巧妙把「春日天涯」轉換成「天涯日」，「天涯」在出句是評論，在對句為主題，兩個「天涯」含意不盡相同，前者是泛指遙遠的天邊，後者是定指日霞西下的天邊。張謂〈題長安壁主人〉「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黃金」<sup>41</sup>聯繫兩句，在出句是評論，在對句則是主題。「交」字是另一個重要關鍵詞，在對句中作為主題，諷諭世人以金結友的詩旨所在，也巧妙聯繫二句。崔顥〈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雖然「黃鶴」一詞未接連出現在前後句，卻出現在相同位置，然其在出句是評論，在對句是舊訊息，增加的新訊息是「樓」。<sup>42</sup>第三句又出現「黃鶴」作為主題，還有重要關鍵詞「去」，昔人乘黃鶴一去不再復返，地面徒留黃鶴樓，看天是白雲悠悠，僅能憑弔。

再如李白〈登金陵鳳凰臺〉<sup>43</sup>「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十四字中連用了三個鳳字都當主題，卻無重複冗贅之感。「鳳、臺」二字都是主題，在前後句出現在相同的位置，巧妙的手法寫出詩人眼中其實沒有任何一隻鳳凰，僅有詩人獨站空臺憑弔過往。杜牧〈懷紫閣山〉「人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詩句中<sup>44</sup>「青山歸」在出句是主調小句作評論，這評論巧妙拆卸，「青山」在對句作主題，「歸」成為評論，為要回應詩旨——有幾人能歸青山？又如岑參〈韋員外家花樹歌〉「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好」<sup>45</sup>中，「今年、去年」在出句分別是主題與評論，在

<sup>39</sup>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288-296。

<sup>40</sup> 黎運漢、盛永生：《漢語修辭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頁 266-291。

<sup>41</sup>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頁 220。

<sup>42</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442-443。

<sup>43</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395-396。

<sup>44</sup>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頁 227。

<sup>45</sup>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頁 219。

對句則對調，形成結構緊密巧妙的連環句。<sup>46</sup>元稹〈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全首二十字中「宮」字出現三次，緊緊聯繫全詩之發展。前二句「宮」字頂真出現，先是評論，點名地點，後是主題，引出行宮情景；「紅、白」二顏色詞緊連出現，對比鮮明，是詩人巧思。白居易〈舟中讀元九詩〉<sup>47</sup>「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減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全首二十八字中「燈」字出現三次，從「燈前、燈殘」到「減燈」，前二句「燈」字都是主題，第三句為評論，從閱讀到暗坐，僅剩詩人聽到浪打船聲來表達對元九之思念。由於近體詩有字數限制，因此應用重字、疊字及頂真手法往往是詩人用心巧思的創作，可能緊連出現，或是出現在出對句相同位置上，或是拆卸詞彙再組合等，從布局位置來判定主題評論角色，可離析不同的詩義及功能。

## 2. 篇章結構：起承轉合應用

上文提及近體詩無論是絕句、律詩、排律除了依詩旨銜接連貫，也會呈現起承轉合之篇章結構。以下將從「主題—評論」成分的布局，或凸顯對比，或調和共現詩篇之美與情。

(7)

a. 賀知章〈回鄉偶書〉：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b. 杜牧〈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c. 崔護〈題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sup>46</sup> 陳玉蘭〈寄夫〉詩有一特點是重字運用巧妙，「夫」字首尾連環相扣；此詩後三句均有重字，第二句兩個「妾」字接連出現，一二句「妾」字位置相同；而三、四兩句重字在第二、第六字上，巧妙聯繫全詩，增加詩的韻律感，有利於表達那種哀怨、纏綿的深情。

<sup>47</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1081-1082。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7a) 第一、二詩句之大主題是詩人自己<sup>48</sup>，首句「少小、老大」是次主題，點明時間差異，對比明顯，其因果關係密切聯繫過去和現在。第二句由兩個主謂句組成，次主題是「鄉音、鬢毛」說明詩人因時間逝去的變化，有改變的，有未變的，也暗示下文出生地不會改變，但是家鄉的人事物會改變。第三、四句大主題改成「兒童」，尤其是第三句是重要情節轉折，「相見、不相識」的對比，開啟新的局面。第四句中的主題「客」，回環扣住首句大主題。這巧妙的結構，暗藏主客易位，其中諷刺、滄桑的複雜情感耐人尋味。(7b)<sup>49</sup>詩一開始以「煙籠、寒水、月籠沙」三個主題營造一個繁華夜生活的氛圍；第二句才顯出大主題是詩人自己，成為隱藏的第三者；第一句「月」引出第二句時間主題「夜」，地點「秦淮酒家」放置最後作為新訊息，點明時間地點，燈紅酒綠的地點為下一句主題「商女」鋪陳，有語意頂真的效果。第三句也是轉折，從自然環境轉換至人文活動，次主題是商女；第四句的主題是「商女」，和詩前半的大主題不同，置後的評論分別是相對應的「亡國恨、後庭花」。從主題觀點看，二者主題所在地點相隔並不遙遠，詩人和聽商女歌唱的觀眾們距離也不遙遠，可是知與不知「亡國恨」的心境卻相差甚遠。(7c)<sup>50</sup>詩中，大主題並非詩人本身，詩人也未與詩中其他主題有互動。第一句中，大主題是「去年今日」，次主題是「此門中」，說明時間地點，是兩個相同的場景，是春光爛漫的美好季節，也是桃紅掩映的門戶。第二句雙主題「人面、桃花」，後續評論為「相映紅」。第三、四句大主題仍是「去年今日」省略不提，次主題「此門中」也省略不提，重複出現的雙主題「人面」與「桃花」分開來成為各句主題，一則不知去向，另一則卻依舊笑春風。整首詩的次主題「人面桃花」作為貫串線索，通過「去年今日」同時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對比，去年相互輝映，今年卻物是人非，時節不變、地點不變、景物不變，人卻變了，滄海桑田的愁苦情懷就在時間、物景對比之間展現出來。

<sup>48</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42、71-72。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593-594。

<sup>49</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648-650。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頁 79。

<sup>50</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73。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900-902。

(7)

d. 韋應物〈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e. 柳宗元〈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f. 李白〈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g. 李商隱〈夜雨寄北〉<sup>51</sup>：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7d)<sup>52</sup>組詩中，全首大主題是詩人自己，但都是隱藏的。首句主題是詩人自己，第二句次主題是生物「黃鸝」，動詞「鳴」有聲音效果，描述詩人看到的景象和聽見的聲音。第三句是轉折句，轉入無生物主題「春潮、雨」，而「帶雨」的急聲呼應鳥鳴聲。實際上「春潮」主題引出末句主題「野渡、舟」皆無人。全詩巧妙安排，從有人到無人之境，有生物到無生物，又從有聲到無聲，末句巧妙反諷手法，應該有人操持之小舟，竟然是「自橫」，令人讀來閒雅自然，氣氛靜謐。從主題觀點來分析(7e)<sup>53</sup>詩，首句雙主題「千山、鳥飛」，評論是「絕、滅」，鏡頭從遠處寬闊處之千山，縮小到細緻的萬徑；第三句轉折句語義一轉，把詩境從遠處拉到近處焦點，再聚焦至雙主題「孤舟、蓑笠翁」的鏡頭；末句孤獨一人收結。這是透過主題一評論觀點去爬梳從廣闊場景逐漸收聚孤翁一人的詩旨所在。在(7f)<sup>54</sup>詩中，首句大主

<sup>51</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1374-1375。

<sup>52</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75-76。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514-516。

<sup>53</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14-15、23-24、76。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560-562。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頁 67。

<sup>54</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89-91。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608-610。

題是詩人自己，但省略不說，詩人從「朝辭、一日還」等是自己主動的活動。二個地點是次主題，為「千里江陵」，江陵是終點。「一日」是三主題，與「萬重山」相對照說明雖然路途遙遠，但時間花得不多，說明全詩順暢的速度節奏感。「彩雲」是評論，白帝城在彩雲之間，凸顯極高的位置，引出順流而下的地勢，巧妙連接到四句主題「輕舟」，而「輕舟」與「萬重」形成巧妙對比。而第三句也是大轉折，從視覺景色轉成被動的聽覺感受，第三句主題是「兩岸、猿聲」看似與大主題詩人並無關聯，實質上是藉著詩人聽見猿聲引發出另一種情緒。也引出下句「萬重山」效果，不僅有高山峻嶺、江水急流畫面，「啼不住」加入岸邊淒厲叫聲，但也不能阻擋輕舟順行千里。

(7g) 詩中第一句是大主題詩人自己回想過去的一問一答，「期」字兩見，而一為妻問，一為己答，想起就覺得感傷，因為沒人知道答案。第二句是承接首句，提到現況是「巴山夜雨漲秋池」，直至聽到夜雨漲池之雨聲，詩人都還不能知道何時會回去，感傷又加失一些。第三句則是心情大轉折，詩人竟然想到未來，主題變成兩人，「何當共剪西窗燭」是個美好未來的畫面，用問句表現沒人知道答案，心中卻有期待的欣喜之情。第四句「卻話巴山夜雨時」盼望在重聚的歡樂中追話今夜的一切，也就是從想像到未來，又回到今夜深夜之風雨，情感真是迴旋深沉。二、四句的「巴山夜雨」都是重複出現的主題，在音韻節奏與章法意義上都有回環往復之妙。

以上是以絕句為例，以下是以律詩為例，四聯出對句也有如絕句一般起承轉合的篇章結構。

(7)

h. 孟浩然〈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i. 杜甫〈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j. 白居易〈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sup>55</sup>：

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  
共把十千沽一鬥，相看七十欠三年。  
閑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  
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7h,i) 兩首詩的大主題都是詩人自己，氛圍是純樸美好的，詩旨在於描述詩人與平常百姓、相知好友相處的自在與閒適。(7h)<sup>56</sup>組詩中，首句「故人」是次主題，是朋友邀約而有此次美好相聚。第二句以代詞「我」說出大主題是詩人自己，第一聯說明拜訪的緣由，「雞黍、田家」分別為二句之評論，說明拜訪地點是純樸自然的農莊。頷聯承接首聯拜訪友人，靜態描寫途中詩人所見景致，形式為雙主題句式，先是次主題一「綠樹、青山」，精巧對仗次主題二處所詞「村邊、郭外」，形成樸質美麗的農村畫面。頸聯開始轉折，從自然轉到人文活動，大主題詩人和次主題「故人」有互動，但詩人和故人仍然省略。以四個動詞「開、面、把、話」描述相聚的美好時光，「場圃、桑麻」置於最後為評論，為訊息焦點處，與前聯之靜態遠景形成對比。尾聯則是未來「重陽」之約，點出未來相會時間，回到首聯之大主題詩人自己，「菊花」有君子之聯想，也引出此次相會之愉快，因而還有下次的相聚。這首詩以「主題一評論」觀點來分析，可以發現大主題「詩人自己—詩人+故人—詩人自己」配合時間「過去—現在—未來」的變換，中間兩聯詩意則是一靜一動，組成巧妙篇章結構。

再看(7i)<sup>57</sup>詩，全首大主題是詩人自己，但都省略隱藏。首聯書寫詩人自己住

<sup>55</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1102-1103。

<sup>56</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79、143、164-165。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323-326。

<sup>57</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80、156。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427-429。

處的景況及情趣，「舍南、舍北」為首句雙主題，圍繞的「春水」是評論，點明時節和住處周邊美麗水景，也帶進「群鷗日日來」。首聯暗示詩人遠避塵囂的心境。頷聯以「花徑、蓬門」為對仗工整的次主題，「不曾掃」提及平日來訪客人少，呼應前句日日來的是水鳥群鷗。然如今有客來，應該是特別之人，因此詩人格外用心掃徑、開門迎接客人。頸聯次主題轉為「盤飧、樽酒」，評論則是「無兼味、只舊醕」，中間夾說原因是「市遠、家貧」，表面上是說為客人來的簡單預備，實質上是凸顯詩人本身粗茶淡飯安居鄉間的心境。尾聯則隔離邀約鄰翁共飲，回應起首聯平日難得有人造訪，但是「肯」字頗耐人尋味，打掃花徑為的是有客來，為何不是與客君相對飲呢？其實尾聯是總和上聯，此時詩人遠避塵囂，訪客稀少；詩人自身也心境淡然，自在地與當地人自然來往，回歸自然簡樸。

(7j) 詩中大主題是詩人白居易和劉禹錫。前兩聯抒寫聚會時的興奮，沽酒時的豪爽和閒飲時的歡樂，二人心照不宣暗含辛酸淒涼的感情。「少時、老後」是首聯句首之主題，對比清楚，為後文愁緒拉開序幕。頷聯接續二人相聚心情，第三聯是好友之間的互動，不論是閒飲醉飲，讀古人經典或讀友人創作，二人之間永遠相知相惜。第四聯轉至未來下一次的相約，「更待」引領尾聯，好友自然應該有下一次相約相聚的期待。全首之重字如數詞「一」，計出現三次，還有「醉」字，二人「一醉一陶然」，未來二人再相聚時都要暢飲至不醉不歸，就如同約定的當下。

(7)

k.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再看(7k)<sup>58</sup>詩中幾個重要關鍵詞如「忽、即、便」等三字，因而造就出一首節奏快速配搭驚喜、暢快欲歡呼歌唱的美好心情詩歌。詩旨是詩人經歷安史之亂，

<sup>58</sup>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頁 91-92、144-145。蕭滌非等編：《唐詩三百首鑑賞》，頁 431-434。王寧、鄒曉麗：《語文知識與運用叢書－篇章》（香港：海峰出版社，2000），頁 143-144。

多年為避亂而顛沛流離，而今聽到官軍得勝可以伴隨青春美景返鄉的愉悅心情。全篇緊緊圍繞「喜欲狂」的感情主線。大主題是詩人自己，是接續七句的主題串，以致全篇一氣呵成。第一句以處所詞「劍外」移前作次主題，賓語「薊北」作評論，直接交代這首詩的背景。之後各句形式簡短清楚，副詞與動詞組合如「初聞、漫卷、即從、便下」等，這些詞組依靠大主題串連形成節奏明快之效果。詩人多年漂泊異鄉，捷報傳來，長久多年抑鬱之情和驚喜衝擊激起第一波——「初聞涕淚滿衣裳」，「涕淚滿衣裳」說出詩人自己心情激動的程度。頷聯承接首聯詩人的驚喜心情，轉至妻子的反應，妻子也是笑容滿懷。出現在相同位置的「愁、喜」，分別是小句的主題，二種截然不同的情緒。「何在、欲狂」是評論，詩中的情緒詞彙在此推至最高點。一家人的喜笑又使勝利驚喜推高一層，一起捲詩書收東西，一起喜欲狂，準備返回家鄉。第三、四聯是喜欲狂的具體表現，狂喜的情感隨著奔流起伏噴瀉而出。第三聯開始轉折，詩人一家正式踏上返鄉之途。「白日、青春」是對仗工整的次主題，此時此刻可以恣意地放歌縱酒，除了詩人興奮之情大好，外界天氣、空氣也好像都好了起來。到了尾聯，此聯出對句句式相同，關鍵詞「即從、便下」表示一旦出發了，又回到初聞捷報的興奮，擋不住返鄉的急切與熱情。詩人精挑地名鑲嵌至七言句中，顯明空間移動的方向、速度；重複使用「峽」、「陽」二字，也形成音韻上特殊效果。最後的評論「洛陽」回環扣住首句主題「劍外」，有個美好的收結。

從「主題—評論」的分布分析律詩之篇章結構，在(7j,k)兩首詩中，(7j)的主題包含詩人本身，而(7k)是詩人自己為最重要的大主題貫穿全詩，二者篇章結構截然不同，前者是緩緩陳述知音好友相聚，藉著再次相約表現相惜之情，也引出讀者的共鳴「共君一醉一陶然」。後者則是詩人豐沛滿溢的興奮感染了讀者，使讀者想與之一起慶祝起舞。在(7h,i)兩首詩中，詩人自己都是大主題，但都是隱藏的，然二首詩中皆有與其他次主題「故人、鄰翁」巧妙的互動，一是詩人被邀，另一是詩人邀約，以此婉轉表達對簡樸單純人際往來的渴望與期待。絕句律詩句數有限，然小篇幅中要求音韻和諧、用字精鍊與篇章結構完整，而從「主題—評論」觀點來分析，可以清楚展現「時間、空間、情景、心境」等這些詩義要素如何緊扣詩旨的篇章結構。

### 3. 篇章結構：長篇綜合應用

律絕詩作在音韻方面有所限制，全首押韻不允換韻，並講究平仄對仗，如杜甫〈蜀相〉<sup>59</sup>「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第二聯「映階碧草」和「隔葉黃鸝」對仗甚是工整，視覺對聽覺，顏色對仗、詞類對仗等。近體詩也重視出句與對句之語義連貫性，語法助詞或虛詞「而、以」等語法助詞表示出前後詞彙之轉折或接續關係<sup>60</sup>；也會運用疊字、重字或頂真等手法，以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為例，在音韻方面，全首詩押真諄韻<sup>61</sup>，並未換韻，也講究平仄粘對。詞彙對仗多處可見，如「賦、詩」「李邕、王翰」「心泱泱、走踈踈」等，除此之外，還可以「主題—評論」觀點再深入分析該詩之篇章結構。

(8)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sup>62</sup>：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真）。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真）：

<sup>59</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609-611。

<sup>60</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1039-1042。白居易〈上陽白髮人〉（全唐詩卷 426），該詩中除了一般常見的疊字如「耿耿、蕭蕭」之外，語法助詞「似」也在同句中重複出現。而此詩中其他重字用法包含幾種類型，例如首尾呼應的「上陽人」；第二種類型是接連出句對句的頂真使用，「入、夜長、日遲」；第三種是同句中重字「眉」，分別作前後小句的評論與主題；第四種類型是對句承接上句的頂真使用，「空宿房、宿空房」；第五種是同句中提與評論前後對比，如「十六、六十」；第六種是層層遞進的修辭表現，如「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君不見昔時、又不見今日」等等，使用手法多元而豐富。

上陽人，紅顏聞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採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

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

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

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

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sup>61</sup> 按照《廣韻》，真諄韻可以同用通押。

<sup>62</sup>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頁 511-514。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真）。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真）。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真）。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真）。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諄）。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諄）。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諄）。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真）。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真）。  
主上頃見征，歛然欲求伸（真）。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真）。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真）。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真）。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踈踈（諄）。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真）。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真）。  
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真）。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諄）！

這是杜甫在長安時期所寫的求人援引的篇章，大主題是詩人自己，也是接續後文的主題串，以致全篇一氣呵成。全首按照詩義分為三個段落，詩人杜甫在這首詩中要表現出不卑不亢的氣度，一方面要求人引薦，一方面也要表達在全然公義的制度下，詩人懷才不遇長期鬱積的悲憤不平。詩中對比部分有兩方面最值得關注，第一部分在第一段首二句的主題「紈袴、儒冠」就令人怵目驚心，雖然在這二句詩人自己和韋濟都未涉及主題或評論。第三、四句主題「丈人、賤子」才是聽說雙方關切的主要對象，二者在階級對比上是一高一低。詩人階級雖然低下，但是抒寫自己少年得志，又拉高自己之氣勢，顯出詩人自身不卑不亢的氣度。少年時就是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一組詩句中大主題是詩人自己，「讀書、下筆」等述賓結構詞彙作主題，在二句之首共同說明詩人在讀書和寫作的的能力都好。「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二句的意義節奏是四一式，「賦、詩」二主題置於句首，呼應前文破萬卷書、下筆有神。「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二句中大文學家李邕和王翰為主題，將自身類比為宿昔典範，「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幾句的主題都是詩人自己陳述雄心壯志，這是懷抱經國濟世遠大抱負，意氣風發年少不可一世的杜甫。

第二段則是詩人當下的狀況，和過去的杜甫天差地遠。「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此意」是代詞作為主題，替代原來經世濟民的偉大抱負，「竟蕭條」是評論。轉折副詞的「竟」字使詩義轉進蕭條悲慘情況，一位傲



視群倫的英才淪落至「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二句的意義節奏與第一段「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類似，「朝、暮」作主題，表面詞義是相反的，卻是共同組成說明像杜甫這樣的英才，從早到晚忙碌僅僅為了餬口，「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這樣的日子竟過了十三年。這個慘狀是在回應詩篇起始「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句中，「青冥、蹭蹬」作為主題，「垂翅」就是詩人現今的寫照。回應此詩開端「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在詩人所處的時代，那些紈袴子弟不學無術，過著朱門酒臭的奢華生活，而有抱負的人才如杜甫正直的讀書人，空有胸懷壯志，卻在貧窮飢邊緣掙扎，眼睜睜看著國家前程被耽誤。這兩段詩句再次鮮明強調揭示全篇主旨。「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踈踈。」是詩人向韋濟表露心中想法和感覺，告訴韋濟一個困難的決定。「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這二句不僅是重字疊字或重句，而是相同結構反覆接連出現，在音韻表現上是為了表達詩人心中急切的呼喊。「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這二句是四一式意義節奏，但是「丈人」為後三字之主題，因此停頓在「丈人」之前，也不影響音韻節奏。從「甚愧丈人厚」到詩的終篇，是詩人對韋濟的感激、想離去又不捨的矛盾複雜心情。如今下了決定，欲像鷗鳥飄飄遠逝。「白鷗、萬里」分別為該二句主題，白鷗遠逝萬里浩蕩留下廣闊的場景，令人唏噓感嘆！

接著，「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二句之首字「今、即」作主題，表示該是離開的時候了，「東、西」分別為後三字小句主題，巧妙運用語義對仗的詞彙說明離去的信念。「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二句主題也是詩人自己，和前二句對比，確定要離開了，心中卻是掛念不捨。詩人杜甫一直都是懷抱社稷的實行家。這從在安史之亂後被迫離開長安前所寫的詩篇如〈麗人行〉、〈哀江頭〉等可以明白他心中有多麼大矛盾和不捨。最後二句「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和首二句「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對比明顯，反襯出詩人的情操與胸懷。

以上以「主題—評論」觀點討論古典詩。在用詞句式方面，語法助詞或虛詞的出現用以表現重要轉折除此之外，從主題觀點分析，大主題可能是詩人本身，詩人

也可以完全是客觀描述者，由此顯露的情感和評斷自有不同；在一詩篇中，除了詩人為大主題外，還有不同層次、不同內涵的主題，有其不同的作用，因此，透過「主題—評論」的分布扣緊詩旨的鋪排，更能完整展現全詩之篇章結構。

### 三、結語

本文從「主題—評論」觀點分析古典詩的篇章結構。「主題—評論」本是屬於語用功能概念，主題表示交談時共同的話題，評論則是針對該主題的陳述或解釋。透過主題與評論可以統領句群，進而組成有層次的篇章結構。古典詩創作講究用韻和諧與用字精鍊，並要結構完整，始能言短情長。而作為主題的單位成分不限於動詞相關論元如主語或賓語，舉凡時間地點名詞、修飾語、疊字等也可以移前作為主題，點出與詩旨相關的重要訊息。古典詩中主題串的運用和省略，不僅符合用字精鍊精神，詩中大主題或為詩人自己，或為客觀第三人，在情感表達上更加委婉曲折，感人更深。

絕句、律詩句數有限，然小篇幅中要求音韻和諧、用字精鍊與篇章結構完整，而從「主題—評論」觀點來分析，可以清楚展現「時間、空間、情景、心境」等詩義要素如何緊扣詩旨的篇章結構。而語法助詞或虛詞表現轉折，可與詩義發展交相配合。從主題觀點分析，除了詩人為大主題外，還有不同層次、不同內涵的次主題或主題串，皆有其不同的作用，因此，透過「主題—評論」的分布扣緊詩旨的鋪排，更能完整展現全詩之篇章結構。由於篇幅所限<sup>63</sup>，本文僅能先以唐代古典律絕詩為範例分析說明，分析詩篇篇章結構創作之妙，但文中所分析僅僅是滄海一粟，來日還有許多詩篇可再透過「主題—評論」觀點來分析其篇章結構。

<sup>63</sup> 文中部分分析為國科會研究計畫案的部分成果，計畫號編號為 NSC 97-2410-H-003-090 以及 NSC 96-2411-H-003-036，在此感謝；也感謝審查者的評閱、指正給予需多精闢寶貴的意見，拓展筆者的思維眼界，筆者盡力修改為才疏學淺，除該負相關文責外，來日必再努力。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 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  
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楊倫注：《杜詩鏡詮》，臺北：中華書局，1973。

### 二、近人論著

- 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增修版，再版，臺北：萬卷樓，2005。  
方師鐸：〈絕句多元說〉，《東海中文學報》9（1990），頁1-14。  
\* 王力：《漢語詩律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  
\* 王寧、鄒曉麗：《語文知識與運用叢書－篇章》，香港：海峰出版社，2000。  
\* 李子瑄、曹逢甫：《漢語語言學》，臺北：正中書局，2009。  
李立信：〈古風之用韻與調律〉，《東海中文學報》2（1981），頁55-66。  
李添富：〈訓詁學與文學鑑賞〉，《東海中文學報》23（2011），頁175-196。  
周世箴：〈語言學理論是否能用於文學研究？——從語言「常規」與「變異」的互動說起〉，《東海中文學報》11（1991），頁73-90。  
周法高：〈我對於中國語法學的一點心得〉，《東海中文學報》7（1987），頁1-7。  
屈承熹：《漢語認知功能語法》，臺北：文鶴出版公司，1999。  
徐糾糾：《現代漢語語篇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 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主題學理論與實踐：抽象與想像力的衍化》，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1，頁229-256。  
\* 曹逢甫：《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  
\* 曹逢甫著，謝天蔚譯：《主題在漢語中的功能研究——邁向語段分析的第一步》，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

-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
- \* 湯廷池：〈主語與主題的畫分〉，《國語語法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73-80。
- 湯廷池：〈語言分析的目標與方法〉，《國語語法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85-108。
- 蔡英俊：〈「詩」與「藝」——中西詩學議題析論〉，收入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上——一個現代學術思潮的論文選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頁 131-188。
- 鄭綮、曹逢甫：《華語句法新論下》，臺北：正中書局，2012。
- 黎運漢、盛永生：《漢語修辭學》修訂版，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
- \* 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集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 \* 蕭滌非等編撰：《唐詩三百首鑑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 魏仲佑：〈近體詩律之一端〉，《東海中文學報》10（1992），頁 39-50。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Peng-xiang, “Zhutixue Yanjiu yu Zhongguo Wenxue” (The Study of Topics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s), in *Zhutixue Lilun yu Shijian: Chouxiang yu Xiangxiangli de Yanhua* (The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of Topics: the Generation of Abstractness and Imagination), ed. Chen, Pengxiang (Taipei: Wan Juan Lou Books., 2011), pp.229-256.
- Huang, Yong-wu, *Zhongguo Shixue JianShang Pian* (The Chinese Poetics: Appreciation). Taipei: Juliu Bookstore, 1976.
- Li, Zi-xuan, & Tsao, Feng-fu. *Hanyu Yuyanxue* (The Linguistics in Modern Mandarin). Taipei: Cheng Chung Books., 2009.
- Tang, Ting-chi, “Zhuyu yu Zhuti de Huafe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ubject and Topic), in *Guoyu Yufa Yanjiu Lunji* (The Mandarin Syntax), ed. Tang, Ting-chi.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s, 1985), pp.73-80.
- Taso, Feng-fu, *Cong Yuyan Kan Wenxue: Tangsong Jintishi Sanlun* (Analyzing the Classical Poetics in Tang-So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c Sinica, 2004.
- Taso, Feng-fu, *Zhuti zai Hanyu zhong de Gongneng Yanjiu* (The Function of the Topic in Chinese: the Beginning of Discourse Analysis). Translated by Xie, Tian-wei.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1995.
- Wang Li, *Han Yu Shi Lv Xue* (The Poetics in Chinese).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 2003.
- Wang Ling & Zou, Xiao-li, *Yuwen Zhishi yu Yunyong Congshu* (The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ext). Hong Kong: Haifeng Publishers, 2000.
- Xiao, Di-fei, *Tangshi Jianshang Jicheng*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Classical Poetics in Tang Dynasty). Taipei: Wunan Bookstore, 1990.
- Xiao, Di-fei, *Tangshi Sanbaishou Jianshang*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300 Classical Poems in Tang Dynasty). Taipei: Wunan Bookstore, 2002.

